

宣統二年十二月出版

板 權 所 有

(金錢龜一冊)

(價洋三角)

著 者 冷 眼 氏

發行所 益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集成公司
棋盤街

分發行 麥家圈

改良小說社

上海棋盤街中

總發行所 鴻文書局

自序

或問於冷眼曰。金錢龜何爲而作乎。自古諷世小說類皆心存忠厚。使人知其過而不絕。其自新之路。未有直揭人隱。惡如金錢龜者。何刻苛乃爾。冷眼笑答曰。然此非汝所知。汝不見夫孔孟之勸世乎。同一講道德。孔子時但言仁義。而孟子則倡言良心。世風有升降。故立言有深淺。風俗之污穢。至今已達於極點。苟尙敷衍粉飾。爲隔靴搔癢之談。則無恥之徒。聽之仍如不聞。反以爲吾之秘密。世人莫我知也。愈足張爲惡者之赤幟矣。故不爲此直捷痛快之談。以直刺其中心點。不足以攝其胆而奪其魄也。苛刻云乎哉。

宣統貳年歲次庚戌九月中浣冷眼子序於申

小社會
金錢龜

著者冷眼

初編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開楔子演說金錢龜 | 請牛醫巧合鴛鴦譜 |
| 第二回 | 鄉間女暗度春光 | 離齷齪明誇才能 |
| 第三回 | 求良策力澆梅根 | 修舊好重會巫山 |
| 第四回 | 捉牛郎李毛毛獻計 | 定婚姻金錢龜出世 |
| 第五回 | 查紹元力勸幼麟 | 王剝皮延聘名師 |
| 第六回 | 王仰麟遭病入黃泉 | 錢梅蘭出門遇紅妝 |
| 第七回 | 驚鴛夢黑狗斃命 | 挽巫雲草亭大戰 |
| 第八回 | 破簋笠奸夫設計 | 開園門淫婦鬼脫 |
| 第九回 | 女廚司泄漏奸情 | 錢梅蘭大顯神通 |
| 第十回 | 金錢龜首施奇計 | 查紹元移遷申江 |

最新社會
白話小說
金錢龜

著者冷眼

第一回

開楔子演說金錢龜

請牛醫巧合鴛鴦譜

喊！喊！！喊！！列位們。你知道在下這部書爲什麼叫做金錢烏龜。題出這種稀醜稀俗的名目。辱沒了社會上許多人的體面呢。實因現在上海風氣愈出愈奇。愈奇愈醜。一個一個的都入了這個圈套。沒有曉得此中的秘密。情情願願的將自己財產。白手送給他人。而且還是受了一個不是的名譽。暗氣吞聲。終勿敢出來較量。一句句話。這是苦不苦呢。不是在下來題出這種極醜的醜名目。使大衆都知道倒脫靴的神妙手段。一入他的圈套。饒你有天字第一號本領。再也跳不出這個元妙。今日來告給人家聽聽。一來使人家聽了這席話。不至在外邊上當。二來替這輩白送財產的游蕩公子也算出了一口惡氣。所以題出這個名目。然而這種事在上海亦不足爲奇。都

是自己去招來的。講到底還是要怪自己的不明咧。爲什麼呢。因現在不論那一等人。說到財色兩字。便歡歡喜喜的。張了兩只耳朵。振刷精神。津津有味。聽個不休。恨不將這一席話。夾生的吃了下去。到這地位。連自己寢食都忘了。設有人吊着了。美艷婦人的膀子。或得了什麼相好的錢財。本是一個空心大老官。因爲軋了幾個有做餅頭。就是馬車出馬車。進朝朝夜夜在這馬路上出風頭。那許多傍邊人。見了這種寫意的樣子。就要羨慕起來。說的說。講的講。沒有一個不稱贊他的運氣。并且佩服他的手段。心中人人都存了這種意見。事有湊巧。自然自己也要去試試。一旦失足。吃了襍底深的苦頭。沒處去。向人說。這種橫禍。豈不是你自己去招來的麼。你須知道。天下的人。那一個肯自己吃虧。讓了別人佔便宜的。烏龜的名目。是何等名目。豈肯輕輕的就受此惡名。要知他既肯受此極惡的名目。此中一定有極好的權利。同這個惡名相抵的。況目下時世。又是個金錢時世。那一樣不要金

錢有了。金錢要戴紅頂子。就好像是你家裡的東西了。還要容易也沒有。咳！衆位們想想看。有了這許多金錢。還恐沒有人來當這烏龜的名目麼。不是。在下的苦。刻恐怕金錢世界裡頭。還是求之不得。咧。古人說得好。大凡天下營業的。只有二人。一個爲名。一個爲利。然名利雙收的事。這是狠不容易的。將這兩字秤起來。還是利字比名字要重好幾倍。咧。所以既有金錢的利。益。何妨受烏龜的名目。那做烏龜的總不是駸的。豈肯做駝子。跌觔斗。兩頭不着實的事體嗎。只有那少年公子。那裡曉得此中這許多的元妙。一時看見了這種人。又像闕天闕地的。并不像有什麼敲竹扛的。樣子。自然天天的去親密。他反以爲自己佔了別人的便宜。到了後來。一個圈套已緊緊的套住。叫做捉到板橙上殺。還有什麼話。頭這亦何犯之着呢。閒話少說。書歸正傳。却說有個浙江人。姓查。名炭。號紹元。居杭州仁和縣界。父作牛醫。每天也可佔錢二三百。藉此自己衣食綽乎有餘。倒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一日。清

晨牛醫尙鑽在破被中鼻息呼呼的熟睡忽有一個牧童在門上剝啄剝啄的亂敲敲了許久才將牛醫驚醒徐徐的欠伸問道你爲誰一面說一面將右腳一伸刺刺的一嚮那破被心中忽現出一只臭腳來了牛醫怨怒道爲什麼清晨就來敲人家的門慌慌張張害人將自己的綿被都踢穿披了衣服開門一看見是牧童知是生意來了不覺怒氣全消問道你家的牛有病麼牧童答道是狠重的請先生速去走一遭看俸較平常總可加些牛醫道這算什麼你可是杏花村趙家麼牧童答道正是牛醫道你先行罷吾鎖了門就來不多時已到趙家見趙大已在場前等候見一病牛蹲在樹傍牛醫方在診視只見有一女兒從門內走出牛醫迎面一看見係一十七八歲的女子衣裳楚楚雖是鄉下人物却也有幾分姿色秋波一轉將牛醫的三魂六魄已是勾去了一半三腳兩步也趕到場中來看醫牛牛醫心生一計便對趙大道你可速取一桶開水來這牛胃中狠是寒極了所以近日內草料

都不要吃。今日送藥下去，必須要開水使用。你千萬要燒得滾些，這才可以起他的病。趙大應聲，正是已跑向屋子裡頭去了。這時節，滿村都是杏花春景，正是好看。那趙家塲前楊柳下，只單單剩牛醫同這趙家女兒二個人，在一塊餘外，只有病牛一只。牛醫見趙大已去，眼珠向四邊轉了一個圈兒，見是沒有人來，便笑迷迷的向女兒道：「這牛曾生過小犢子麼？」一頭說，一頭走，不覺已是到女兒面前。那知這女兒也是情竇已開，狠喜歡同人家說要話的，便一笑答道：「你真駭了！我家沒有養着雄牛，叫他怎會生犢子呢？」牛醫聽了這句話，却甚暗喜，料知有三四分的光景，便接道：「那雄牛外邊是很多的，只好的甚是難得。這頭雌牛是狠好的，不要對差了，害他生下的犢子沒有用。你們外邊自己沒有去找，那好牛怎樣會自家來呢？」說着，又笑着那女兒答道：「待他病好了一定要去，找了不知人家肯不肯。」牛醫拍胸道：「這我可以包的。」說時，牛醫色胆如天，竟有躍躍欲試的樣子，見那女兒並不退避，只是

刺刺的笑個不住咳！看官們。上海是一個華繁地方。花天酒地到處皆是。所以這女兒們講到什麼軋妍頭吊膀子。那是狠熟徑的不料現下鄉村間的女兒如今也是這樣子。豈不可歎。那時牛醫心花怒開。知有了六七分的光景。忽見趙大手。中提了一大桶水。從矮門裡走出。氣喘喘的高聲道。先生。這水我已燒得百滾了。灶下的桑梗已燒去了許多。儘可使用。牛醫聞得趙大高聲叫。先生心中突的一跳。後知自己勾當沒有被他看破。才爲放心。便道。狠好。隨即將藥筒取出。時牛醫心不在焉。叫趙大將牛嘴掀開。自己在一箇布袋內。東湊西撮。不知取了些什麼藥。向筒中安放。滿滿的倒了開水。向牛喉嚨中一冲。而入。可憐牛醫吊膀子。這牛兒真是該晦。氣百滾千沸的水。冲入肺管內。那裡還受得起。自然咆哮大跳。趙大狠是着急。竊眉道。先生。這不要燙坏了。牛醫搖手道。勿慌！勿慌！！不是這樣。怎能起他的病。今天他的胃寒病一定可好了。我細看起來。這牛還有春溫病在裡頭咧。所以他吃

這熱水還有些不自然。這要多看幾次才可得好。我今天春溫的藥沒有帶來。明天帶了妙藥來再同他診一診。一定可以好的。但明天我自己來不要。你的請俸趙大一聽。不要請俸便歡喜道。謝你先生。明日請早些看好了一。定補報牛醫道。這是不必說時。那兩只眼睛又轉到女兒身上去了。女兒也順口對趙大道。這先生看牛病。狠是精細的。那時牛醫心中說不出的喜歡。臨行時。眼珠又同那女兒打個照會。搖搖擺擺。剛才走出杏花村口。背後忽有人來將牛醫一把衣襟牢牢扯住。牛醫睜目一看。不是別人。即是請他醫牛的趙大。滿面怒容。氣吁吁的罵道。惡賊！惡賊！你幹得好事。你幹得好事。正是。

牛郎暗自心中喜。喜猶未了禍已來。

欲知趙大究竟何情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鄉間女暗度春光

齷齪醫明誇才能

當時牛醫見是趙大口中不住的惡罵又驚又疑真像小孩子捉迷藏的樣。子連頭顱都沒有摸處呆了半晌才道趙大哥有事好說你不要這樣鹵莽。今到底爲了甚事也該細細講給我聽你用這副野蠻手段終是沒中用的。趙大氣忿忿的道還我牛來！要還我好好的活牛來！牛醫聽是牛病並不關女兒事才放了心笑答道凡牛兒吃了藥都要穩睡一回的你不要看錯當他是已死了到底有氣沒有趙大被他這一哄倒也相信呆呆的道這却没有省得但閉了兩目橫臥在草地上請你先生一同去看看吾才放心。牛醫自知不佳只得硬著頭皮道這亦何妨說時趙大便將扯住的衣襟放下跟了牛醫一直奔到塲前牛醫搶前一步蹲下去對那牛細細一相見口中推出無數白涎中帶微紅氣息奄奄時那女兒亦在傍邊縹眉的對牛醫道這不是被你燙壞麼牛醫對他一笑也不回答高聲對那趙大道你還不

備這推出的白涎不自胃中的寒氣被吾一劑藥驅逐出來的麼。你今番追我回來却也甚好。今他的病變了春溫。很是重的。必須時時的同他醫視。可以望他不死。吾給你一個鑰匙。你快些到我家裡。頭將吾竹箱裡的一包藥料取來使用。趙大到了這時只恐牛兒死了。倒要丟去六七十塊洋銀。一心要望他好。自然牛醫的話沒有不聽的道理。一聲答應取了鑰匙。急忙向牛醫家裡去了。那時牛醫又笑迷迷的對女兒道。你不要着急。這牛是一定我可以包醫好的。你的母親在家麼。女兒也笑答道。你問他做甚。牛醫見他一笑。知事已有八九分成功了。便道。這事告訴吾也有何妨。女兒道。今晨已全牧童到前村去吃齋去了。牛醫狂喜道。姑娘！你裡頭可有便茶讓吾吃一杯麼。女兒道。使得你自己到那灶上湯管裡去取了熱水吃罷。剛才燒過滾水。一定是很熱的茶。却没有牛醫道。湯管水吾却最是喜歡的。但姑娘家裡的房屋吾却没有認識。可煩姑娘引一引路麼。女兒應聲甚好。你要吃水。

跟吾來。二人走進草屋。牛醫一面走一面說道。今日難得你姑娘方便。若不遇姑娘。豈不使吾渴死。今日姑娘的恩。正是難報。說猶未了。見側首房內有柴鋪一張。牛醫知係女兒臥房。心中又生一計。將女兒兩手扯住。叫道。姑娘！你的舖上。有什麼東西。在這裡跳動。吾同你快去看。一遭說時。遲那時快。牛醫兩手撲開。攤了女兒一溜煙的奔到床上。正是幹好事去了。那女兒自然情竇初開。得其所哉。這叫做湊口饅頭。落得吃這時節。男歡女愛。魚水得意。你弗能。吾弗休。足足的戰了一句多鐘。可憐那一個黃花閨女。被牛醫顛鸞倒鳳。直弄到月缺花殘。那女兒雖是喜歡。却也有些不勝。其任含苞未放。經那牛醫狠命顛撲。啼啼哭哭的時候。正是使人慘極。不堪牛醫見時。已許久。恐趙大將要歸來。只得雲收雨霽。整衣下床。女兒囑牛醫道。你千萬要將吾家的牛兒醫好。好使吾父親感激你。將來吾要嫁你時。也容易進話了。牛醫把頭一點。道吾自然知道的。說着。又捧着女兒的面。刺刺的嗅個不住。

女兒推開道時已不早了。你可不是要喝水麼？什麼還不快去喝呢？牛醫放了手，一頭望外邊走，一頭答道：「吾並不渴，喝他做甚？你的父親恐要回來了。你亦快些到外邊來罷。」一時二人仍到塲前說也奇，極看那牛的涎已止了。漫漫的將要立起來了，女兒甚是詫異，對牛醫道：「咦！奇哉！牛醫接口道：『你不要稀奇，這是吾方才進來的時候，將一粒保牛回春丸安在他口中，所以會好得這樣快呢。』這丸是我家的秘傳方法，無論牛有什麼病，是都吃得好的。并且我的祖宗有個遺囑，這個法子，是只准傳子，不許傳婿的。所以吾的生意到底不會十分清淡，每年一家二、三口的衣食，總是綽綽有餘。你將來如到了我家，我才要叫你比種田要寫意得好幾十倍咧。看官們聽這牛醫的話，可是相信？不相信？」大凡世界上的醫生，沒有一個不是吹牛皮。過日子的人家，有了病，請了他，只曉得掙了幾塊洋錢，坐身邊殺一隻雞，糊裡糊塗的開了一張方子，只要是吃不好，吃不坏的，就算高明先生了。或者吃錯

了藥將好好的。人送入。賁泉還說道。這個本是一個死證。不是我好好的。醫他。還捱不到這幾天。日子。咧。或者人家的病。自己好了。他就娶說吃他的。什麼秘方。傳子不傳婿的好東西。大聲鳴鳴的。牛皮吹起來了。就是這牛醫也。何嘗拏什麼回春丸。不回春丸。該牛吃的。不過這牛本沒甚病。方才被他燙了一燙。此刻熱性退去。自然好了。牛醫就算自己的功勞了。這是天下有名的醫生也。都是這樣不能怪這一個牛醫。那女兒聽了他這一席謊言。真是千信萬信。好像半天雲裡滾下一個歡喜團來。笑嘻嘻道。這樣說來。吾從了你。到是一世吃著不盡了。我也曉得你的本領。決計不、不、不、女兒話未說完。見趙大已來。便迎上一步。道。父親。吾的牛已被先生醫好了。趙大見牛果然不比那時了。便向牛醫道謝。并且恭恭敬敬的將藥送上。女兒又將什麼保牛回春丸的秘藥說了一遍。趙大甚是歡喜。牛醫也自然得意起來。便將趙大取來的藥。胡亂又給那牛吃了些。還對趙大道。今日不是我這秘藥。

你牛已不救了。此刻已不要緊。你晚上可以該些粥。他吃吃。趙太又是稱謝。牛醫裏好了。藥對趙大告辭道。吾明日再來醫視。說罷。獨自去了。走不上。一里。忽然又有一人。將牛醫肩上一拍。牛醫這一嚇。非同小可。正是

劉鄖方出桃源洞。

冤孽又從狹路逢。

欲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求良策力澆梅根

修舊好重會巫山

却說牛醫走不到一里。又被人肩膊上一拍。認是趙大追來。又有什麼禍事了。嚇得連忙立住。回轉頭來。仔細一看。却是隣近最有名氣一村上盛名鼎鼎的快嘴張三。牛醫便拱手道。張大哥。你今日可不是又我。吾同去喝酒麼。張三給他一個白眼道。還有什麼喝酒。不喝酒。吾我得你苦了。東我不着。西我不着。連那幾片酒店裡。多沒有你的影子兒。吾走出。走進。走了十多遭。不

料你倒在這裡逍遙。我看你的面孔，狠是有些不正經。況且此地你素來不常到的。今日爲何一人在這裡？踱來踱去，滿面的邪氣，快些說給我聽。我還同你包荒些兒。你若說謊，今日總不放你過門。說着，又顯頭顯腦的對牛醫笑着看官。你知張三是個什麼人？原來就是村上的著名惡棍，專敲人家竹扛度日子的。無論你什麼爲難的事情，請了他出來，沒有不成事的。所以村上有什麼再醮搶親逼嫁及一切賭博毆打的事，沒有一個不來求教他。那張三出的法兒，真是千妥萬當。十拏九穩。當時牛醫爲了趙家女兒的事，正想去找他求個法兒，可以天天同這女兒雙宿雙飛。見他已到，正是來得正好，就一把扯了張三的手，便道：有什麼邪氣不邪氣？且去喝酒。同你細談罷。張三還是夾七夾八的說了許多，走到前面酒店裡，兩人揀了頭座，叫酒保燙酒。不一時，已是什麼油煎黃豆、豆腐乾、紅蘿蔔、豬頭膏，安得滿桌，隨意揀吃。酒保又送上兩壺熱酒，二人各取一壺吃了。半天牛醫呼酒保道：快